

曾令超 著

調動

一个女人的



城出版社

● 曾令超 著

一個女人的調動

一个女人的调动

曾令超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湖南娄底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15,000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60-1698-0

I·1499 定价:4.00元

序

鲁之洛

一个盲者，捧着自己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一个女人的调动》，历八年之艰辛，终于闯进了文学殿堂。

他是后天致盲。后天盲者的痛楚更甚于先天盲者的印象，已在我脑海里深深的储存了近四十年。五十年代初，我在农村搞粮食统购统销，住在一位土改老根子家里，他的堂弟是一位盲者。在那漫长的寒冬之夜，我常伴他围炉夜话。“要是生下来眼睛就瞎了该多好！”这充满忧伤的话语，令我心悸。生下来是瞎子还好？我难于理解。他感叹的次数多了，我追问，才知道：他是五岁在一场大病后致盲的。他原本知道太阳是红的，白天是亮的，草木是绿的，花朵是艳丽的……如今却坠入黑暗的深渊，永远告别了美好的一切。被痛楚煎熬着的他，怎能不常常生出无穷尽的怨悔！

而他，曾令超的致盲，却是他在这美好世界里度过了三十三个春秋之后。他何止知道“太阳是红的，白天是亮的，草木是绿的，花朵是艳丽的”？在他的生机勃勃的生命泉流中，从小学到了大学，从恋爱到结婚，从参加工作到提干，都流淌着欢乐和希望。然而，正当他头顶辉映着光明，心里充满着光明，前景闪耀着光明的时刻，厄运在窥伺了。见义勇为的他，因为挺身制止恶徒的行凶而不幸倒在血泊之中。从此，

开始了他生命永恒的黑夜。寂寞、悲苦的惨痛曾使他痛心疾首，却不曾把他压倒。一种切望奋起的伟力，使这位大专中文系毕业生毅然决心攀登坎坷崎岖狭窄艰险的文学之路。他不懂盲文，只能用自制的金属行格模板，摸索着用汉字学习写作。

学中文与文学创作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虽说中间没有隔着万里长城，却也有许多台阶需要跨越。而这些台阶虽不是难以逾越的天堑，却又确是有些人毕一生精力也只能望而兴叹的。已逾而立之年的曾令超，在写作上所经历的艰辛是一言难尽的。他苦熬寒暑，绞尽脑汁写出的诗文，不是一篇篇石沉大海，便是一封封“还壁归赵”。在挫折面前他没有歇气，继续攀登，终于渐见成效。他的诗歌、散文逐渐变成铅字，还两次获得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奖。这激起了他生活的热望，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1985年冬，他开始写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调动》。一年后，初稿出来了。当即得到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的关怀与支持。湖南文艺出版社当时的社长弘征也很关心书稿的出版，即邀曾令超到长沙修改。可惜命运开了曾令超一个大玩笑。稿子改出后，弘征从社长岗位退下来了，紧接着又是经济效益对出版事业的箝制，使得这部书稿长年搁浅在编辑室的稿堆里。直到1993年的今天，在花城出版社的热情关怀下，才有机缘带着油墨的清香，奉献在广大读者面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1周年的前夜，我读完了这部长篇的发排稿。我为小说憨厚和朴拙的真实所打动。作者通过几个有性格的人物，以环环紧扣、曲折有致的情节，热情赞颂了善良、正义、纯洁；严厉鞭笞了丑恶、奸

险、狡诈。怒斥丑类，为的是教人崇尚光明。从作品显示出的强烈感情色彩，能感受到溶进字里行间的作者辛酸的泪和滚热的心。

愿千千万万的读者怀一片爱心，买一本《一个女人的调动》。我相信你会喜欢这本书的。因为这是一位盲者写的弘扬和追求光明的书！

1993. 5. 23. 翠竹书斋

夜深了。

一条黑影耗子般径直溜到乔巧凤的窗下。窗户关得紧紧的，厚实的绒布窗帘把个本来不大的窗子遮了个严严实实。

“乒、——乒乒——”“耗子”举手在窗玻璃上轻轻敲了三响。这时，屋里传出来一声细细的干咳，显得极为做作。接着便听到室内悉悉的响动。

“吱——”开门的声音虽小，却划破了深夜的寂静。

乔巧凤没问话，也没探出头来。只见“耗子”一闪身，便进了屋。他反手把门掩上，又悄悄地拴死。

“奶奶！我的少奶奶！可把我想死了！”“耗子”奔上前去，想把乔巧凤搂入怀中。

“嘿！少跟我来这一套！”乔巧凤很恼怒的伸手一推，就把色迷迷的“耗子”推到墙角。

“嘻嘻、野猫不吃腥鱼？莫开玩笑，莫演戏罗！”“耗子”嘻笑着脸，痴痴地盯着乔巧凤高翘翘的胸脯。

“嘿！演戏？老娘没那多闲功夫！”说着乔巧凤斜躺在沙发上，用眼睛盯着“耗子”，那目光分不清是挑逗还是恼恨。她又顺手将桌上的台灯拉了一下，使自己全身都处在这光的笼罩中。

别看乔巧凤已是三十好几的人了，可时间并未剥去她往日的妖娆风韵。长长而又黑亮的发丝被烫成大波浪，松松垂

在双肩，脸很红润，显得饱满而富有弹性。偶尔的一条皱纹，细细刻在额上，却并不显老，反而增添了几分妩媚。眼睛不大，可放出的目光挑逗多于热情。肥厚的腰，丰满高挺的奶子，两瓣圆鼓鼓的臀裹在粉红色的三角短裤里，走起路来，全身扭动，一抖一抖的，散发出一种叫人痴迷之气。此时，她斜躺着，白白的大腿横在灯下，把“耗子”的三魂七魄都钩去了。他恨不得立刻把她搂入怀中，尽情享受。

“嘻嘻，我的心肝奶奶，我哪里又得罪了你，惹你发这么大的火。”“耗子”的语气近似哀求：“你打我吧，你打我吧！莫折腾我了！我的宝贝哟！”“耗子”就势“咚”的一声跪在乔巧凤脚边，右手拿起她娇小的手抽打自己的脸，左手便悄悄伸向那条又肥又白的大腿。

“哼！你这耗子精，老鬼，我把你当心里人，你倒好，心中全没有我。难道我就这么好欺侮？滚开！”乔巧凤厉声呵斥。

“耗子”并不见怪，也未滚开，只是手脚动作反而更放肆了些。“嘿嘿！我的美人儿，莫冤枉人罗。老天在上，我若有负于你，遭五雷轰！”“耗子”一本正经地赌起咒来。

乔巧凤不动声色，屋里出现片刻寂静。也许“耗子”自以为摸透了乔巧凤的脾性，察颜观色一阵之后，便张开双臂扑向乔巧凤，如同野猫捕食一般。然而“耗子”此举并未成功。就在他快要挨近乔巧凤时，想不到她脚一抬，尖尖皮鞋便踢中了他的当面骨，痛得他一下子蹲在地上。他本已来火，但想到毕竟是……自己人嘛，有道是骂是爱打是疼嘛，……于是，心里便舒服了。他一边揉着小腿，一边张嘴露出一口黑牙向她傻笑。

“没良心的，我把自己的都给了你。你许了我的愿就忘了。

调我来调我来，如今，瞎子婆娘都进屋了，还有我什么份？亏你自己说得出口，什么党组副书记、什么实权派，你说了算。我看你是饭桶，不中用的死猪。乌龟王八蛋，你白白占了我的身子！就是狗也有情有义，你——滚开！”乔巧凤动了真怒，气得把脸扭向一边。

“耗子”双手抚摸着乔巧凤的大腿，嘴里说着：“少奶奶，我的大美人儿，你莫生我的气。莫急呀，好戏在后头哩。今晚……”说完，“耗子”便伸手去拉床头开关。

看官，莫急，以后情节待会再表。现在单说这“耗子”到底是何等人物，为何如此卑贱下流，又为何那么大权在握？五十多岁的老家伙，竟把那风韵不减当年的三十来岁的妇人乔巧凤当作手中玩物？

此人非儿戏人物，乃是这小小县镇赫赫有名者。他姓焦单名一个英雄豪杰的“杰”字。

焦杰年过半百，中等个头，头发早落，光秃秃的天灵盖，油光水滑。天生长就一张猴脸，黑瘦瘦的、鹰咀勾鼻鹰眼。没有一处使人见了觉得舒服。可他人老心不老，穿着总与自己的年龄不相称，走起路来摇头晃脑，总想显出一幅大人物模样，人们暗地里都称他“座山雕”。确实，他的阴险、奸诈、毒辣，比起威虎厅的那位头目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小时候，焦杰跟其父亲在十里洋场鬼混，看了不少花花世界，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荒淫生活。读书吊儿郎当，市侩、奸商的伎俩却无师自通。察颜观色，见风使舵，吹牛，拍马，借刀杀人之类，哪样不知，哪行不晓？解放前夕，在洋场里过腻了的他，年轻轻的又混进了十万大山，过了一段好不快活的绿林生涯。解放后，世道变了，土匪窝被解放军

端掉了，洋场没有了，他又摇身一变，成了身无分文家无片瓦的“贫农王”。他使出天生的演戏本领，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上台诉苦，打土豪，斗地主，镇恶霸，……好是积极，于是，便又当上了土改积极分子。因他识得些文字，摸起笔来亦可写写划划，于是又当上了乡政府的文书，便成了国家干部，吃国家的粮，领国家发的俸薪。这可把个焦杰乐坏了。他常常自言自语：嘿，共产党的饭也不难吃，只要能学到变戏法，比做买卖，当土匪还稳当。铁饭碗，不愁吃，不愁穿。若自己乐意，还可以板着脸孔把那老实农民训一顿，抖抖威风。因而，他很感谢共产党给了他这样的好饭碗。但共产党有个规矩，不能乱搞男女关系。党员、干部，事业上没干出啥名堂不打紧，贪污千儿八百也不一定谁晓得，就算查出来了，也无所谓，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就那么回事，照样端着铁饭碗。唯有女人实在乱搞不得，一有这方面的问题，轻则记过、开除，重则判刑……。一旦犯了这类错误，一辈子也难抬起头。十几年来，他一直对这方面有所检点。

“文化大革命”中，他从一些传单里看到有的大官利用职权搞女人，而且选的是那些最年轻最富有魅力的女人，心里也痒痒的。于是，他悟出点歪门邪道：要搞女人得手中有权。那时，正乱在高潮上，几个人凑在一块，就可以成立“战斗队”或“造反兵团”。甚至一个人也可扯面大旗，歪歪扭扭写上几个大字称司令。

觊觎权力的焦杰动心了，他想：此时不动更待何时？于是，焦杰大旗一挥，成立了司令部，带领着一群地痞式的人物冲击单位领导，宣布夺了单位的权。

刚坐上领导的“交椅”，焦杰就忘乎所以了。他总以为自

已是众人之上的人物。整天无事可干，专想那些污七八糟的事。于是便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在毫不留情地烧灼他，使他头晕，使他难以忍耐。这时，他猛然想到了单位收发张妹子。张妹子结婚快四年了，还不曾有小孩。听人说是她男人不行，焦杰在心里骂：这匹蠢骡……便起了歹意。一个无月的晚上，他溜进了张妹子的房子……也许该出事，很少回家的张妹子男人偏在那晚回了家。于是就出现了读者可以想见的“痛打奸夫”的场面。更何况那男子是煤矿的采掘工，那晚又正好带回一把镐钎，尽管焦杰赶忙跪在地上求拜，把个脑壳叩得脆响，还是在大腿上留下一个血糊糊的洞。

有道是“狡兔三窟”，焦杰比狡兔还狡，他害怕事情败露，便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通过自己一班“弟兄”的帮忙，早早离开那是非之地，调到现在这个单位。虽说是个副职，但实权都在他手里，因为“一把手”是他手心里的蛋。一把手名叫赵玉春，五十来岁年纪，胖胖的，典型的菩萨、老外婆形象，见人三分笑，不管认识不认识，不管本单位外单位。焦杰看出来姓赵的是个只听得好话的人，只要嘴甜点，容易对付。因此，逢自己做事，总是先请示；办完以后又一一汇报。这样过了不久，赵玉春果然对他大为赞赏，还在大会上说：“焦杰同志办事我放心。”慢慢地，这个单位也就变成焦杰的一统天下了。他对乔巧凤说“这里我说了算”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偏偏乔巧凤这个标致无二的女人接触不难，对付不易。

乔巧凤的父母都不是正经的乡下人，父亲乔富贵解放前常在外边东流西窜，邻里乡亲都弄不清他在外边干了些什么。大家只晓得他颇有些拳脚功夫，文革时期斗地主，他曾一拳

打断了一个地主的肋骨，加之人又特别心狠手毒，因此，乡里人个个都让他三分。这姓乔的不仅是个打手，而且是个好色之徒。有一件事极少有人知道，他的唯一的女儿乔巧凤的贞操就是失在他的手中。那时乔巧凤正读小学四年级，才十多岁。文革中，乔富贵又因与人争风吃醋杀了人，本应红炮子穿，却因派性斗争的干扰、马马虎虎结了案。乔巧凤的母亲与乔富贵的感情不好，也常在外边干些伤风雅的事。七〇年，她勾引了大队的老支部书记，并依靠这个关系当上了大队妇女主任。

乔巧凤就是在这么一种环境中长成一株弯弯曲曲的黄苗。

乔巧凤小学五年级开始恋爱，到初中一年级就可称“恋爱健将”“情场老手”了。到了高中一年级更了不得啦，整天看黄色小说，哼靡靡之音，情呀爱呀哥呀妹呀的。她谈爱有个特点：来者不拒，玩一个丢一个，以致她自己都记不清曾经有哪些人是自己的相好。她的情人之间也常发生争斗，有时甚至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由于影响太坏，她听说学校准备劝退她时，便主动退学，回到乡下，农村那餐餐萝卜、咸菜、白水汤的日子使她徘徊、失望、痛苦不堪，如何摆脱困境？她没有其他本事，唯一的财富就是自己的肉体。她想，何不发挥这方面的优势？杨贵妃能借此受宠于皇帝，我难道不能借此改变自己的处境？

她开始自觉的活动起来，以自己的姿色取悦于大队、公社的实权人物。果然奏效，不到一年，她被调进工厂。这样，她便如鱼回大海，如鸟入丛林。这样又过了几年，一转眼她就二十好几了，虽然终日有人陪伴，但总觉得孤单。她很希

望自己能找到一个真正的依靠。

她在同自己交往的人中寻觅。权衡再三，终于选中了比那些浪荡子弟要忠厚老实一些的朱克。她觉得朱克最可靠，人老实又慷慨，又有钱。于是，有一天晚上她约朱克谈判。朱克受宠若惊，迫不及待地表白说：乔姐姐是天上美丽的月亮，他朱克爱她爱得快发疯了。这番表白也很合乔巧凤的意，她觉得时机已到，便顺水推舟地说：“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朱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相信这句话是从自己朝思暮想的人口里说出来的。他真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于是倒地便拜，连说：“愿意愿意，只要你不嫌弃我，我给你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

乔巧凤扶起朱克，四相眼对，朱克克制不住了，抱住她就想亲吻，可是被她用手拦住说：

“要结婚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两个条件。”

“莫说两个条件，二千个也行，你快说！”朱克很激动。

乔巧凤不慌不忙地说出两个条件，一是不能干涉她与其他人的交际，二是家里的钱必须归她管。

朱克当然满口答应，接着便问几时结婚，乔巧凤缠绵绵绵地说：“今晚。”

婚后，两口子过着豪华的生活，崭新的一套捷克式的家具，日本的电器。加之乔巧凤挥霍无度，毕竟两人的工资收入有限，朱克为了满足妻子的金钱欲望，不得不开假发票等非法手段作为生财之道，来满足妻子的金钱欲望。但狐狸再狡猾，时间长了，尾巴总会露出来。问题终于被单位发现了，尽管乔巧凤左右周旋，朱克还是受了处分，从此再不让他搞财务工作。财路一堵，乔巧凤的日子就过得十分艰难了。恰

在此时，她发现有一个人总用贪婪的目光盯她。她一眼就看清了这人的整个心思。你道这人是谁，他就是鼎鼎有名的焦杰。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实在不假。乔巧凤和焦杰交往不过三天，就云里雾里，热乎得了不得，朱克也就托妻子的福，顺利地调进了这个单位，搞总务工作，财照样发。乔巧凤与姓焦的那些事，他不是不晓得，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反正新鲜味还是我朱克尝了——他经常这样想。

乔巧凤是个厉害角色。她算盘打得很精。她想拖住姓焦的，得寸进尺，先把朱克调去进机关，这傻蛋毕竟与自己夫妻一场。他去了后，自己再调进去。有自己这样的色相，还怕那老色鬼不替我办事？至于女人的身体，她历来认为随便给谁都是一回事，互相满足呗！眼看自己调动的事马上就要办好，可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瞎子婆娘即刻就将调去，她的如意梦即将化为泡影，她怎么不急，如何不恨呢？

她决定再“将”老鬼“一军”，让焦杰一定阻住瞎子婆娘进机关大院。

于是就有了前边“耗子”暗会乔巧凤一段故事。

再说“耗子”以为乔巧凤已经驯服，急不可耐地要去拉床边的电灯开关，却被乔巧凤拦住了。

“瞎子婆娘已经上班了吗？”她问。

“上班不等于调入了机关！那些狗眼的家伙同情瞎子，要不是我外甥在组织部，事情就真麻烦了！”焦杰哭丧着脸。

“你呀，根本就没对我有心。”说完这一句，乔巧凤“啪啪”掉下几颗泪珠来，把个姓焦的弄慌了手脚。

“少奶奶，你莫哭呀。我有主意了，我有好主意了！”

“你有什么骚主意？”

焦杰便凑近乔的耳朵边，说得乔巧凤脸上雨转阴、阴变晴了。她伸出右手食指在他鼻子上轻轻戳了一下，娇滴滴地说：“你——呀！”

时机成熟，焦杰一把抱住她，性急地把她摔在床上，乔巧凤一言不发，很熟练地脱掉了自己的衣裤……

一大早，太阳还没升起，张正秀走到院子里，对着东方长长的吸了口气，哟——早晨多么美好！

她随便活动了一下身子，便摸起竹扫子扫起地来。单位有清洁工，为什么还这么不干不净？连水泥道上的落叶都未扫净……。她想不清，便也不去想了，只是默默地扫着。

花园里，花长得不很好，杂草却很茂盛。她决定要把杂草除尽。

她是刚来的，虽说调动手续还没办好，还不是这单位的人，但这是丈夫的单位，丈夫单位和自己的单位应该一样对待嘛。

确实，她不是很舍得离开那座山村学校的。她舍不得离开那些纯朴的同事们，更离不开那些天真的山村孩子。她常常想自己是一棵树，而那些孩子是栖在树上的小雀。我撒手走了，孩子们可怎么办？……

然而，她到底还是去了，由于组织的关怀，她被调入县城工作，好照顾因工致残留在病床上的丈夫。同时也终于结束了七、八年的牛郎织女生涯。她害怕掀动师生间离情别绪的感情波澜，临走时，她只悄悄跟校领导同事们告别。但当

她带着一崽一女翻过一座小山，来到进城的渡口边时，她做梦也没想到，班上许多学生已在那里静候多时了。

渡船已靠在岸边，船头立着两个大孩子，这可是班上的一对老冤家呀。一个叫张剑，另一个叫刘牛，两个都是不爱读书喜爱打架的，特别是他俩为争一个篮球打了一架双双挨了批评后，更是成了对头。

“张老师，请上来吧。”两个学生热情地招呼她。

张正秀迈不动脚了，她故意把头抬起来望了望天，她怕她的眼泪掉下来。

“张老师，上船吧！”学生们把她推上了船。

张剑竹篙往岸上一戳，船便缓缓离了岸，向对面驶去。这时，不知谁在哭着喊：“张老师，你还回来吗？”岸上是一片嚤嚤的哭声。直到她爬到河对岸的山顶上回首时，还能见到岸边那一片黑点点和河心的那只小渡船……

孩子的呼喊声使张正秀从沉思中醒了过来。“妈妈，我们也来拔草，好么？”

随着这银铃般的声音，她的两个孩子——小强与小茵象一对小燕子似地飞了来。

“好呀，欢迎你们来帮妈妈。”她慈祥地应着。

于是，他们母子三人一齐拔起草来。小强、小茵都干得很起劲，和妈妈一起劳动，使他们感到很快活。

“妈妈，草为什么要扯掉呢？”小茵天真地问。

张正秀没有马上回答，只是抬起头，看了看小茵。她是期望小茵自己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做哥哥的小强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自然比妹妹懂得多，他抢着说：“唉，这都不懂，不把杂草扯了，花就长不好呀！”小茵眨巴眨巴眼睛，表示明

白了，随着，她叫喊起来“妈妈，妈妈，你快来看，这里有只虫子东西，我怕！”

这喊声把张正秀吓了一跳，忙跑了过来看，原来是只蛤蟆，这才松了一口气。

小强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就要砸，张正秀连忙喝住了他：“别打——小强！”

“打死这个丑八怪！”小强很不解，为何妈妈要这样护着这么个丑生物。

“强强，它是长得丑，但它不是有害的东西，不是坏的东西呀，人们还拿它做珍贵的药给病人治病哩！”

小强明白地点了点头，便又埋头扯草。

太阳出来了，它温柔的光辉洒在花园里，使除了杂草的花圃显得格外艳丽迷人。

张正秀今天确实比较激动，事情办得总算差不多了，她知道，现在人事调动是最麻烦的事，求爷爷拜奶奶，烧香叩头都不一定管用。即便送钱送物，还得讲究策略，万不能鲁莽行事，否则事情办不好不算，还要落个行贿的名声。送礼还得有熟人，否则渠道受阻，只能干着急。而她张正秀、石勇平时不善交际，没有半点关系，在人事组织部门甚至连一个要好点的人都没有。所以，他们虽也在组织人事部门跑了几次，但并不存多大的希望，现在居然有了好的结果，调令就在自己的衣袋里，感得到，摸得着，完全是实实在在的，否则她真要怀疑自己是否在白日做梦。真是多亏了党组织，多亏了龙部长这一批好心人啊。

马上就要到人事局去报到了，马上就可知道自己将在县